

明王肯堂著

鬱岡齋醫學筆塵

上海中醫書局發行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鬱岡齋醫學筆塵序

鬱岡齋筆塵。明王肯堂撰。四庫全書采藏之。其書曰提要復甚稱之。嘗觀自序云。余幼而好博覽。九流百家。亡弗探也。遇會心處。忻然至忘寢食。既寡交遊。無同好可與談者。時時剗記以管城。用爲談塵。蓋以天縱之才。益以力學。發爲言論。宜爾獨具隻眼。排倒一切也。書凡十二卷。論醫學者佔十之三四。余讀而稱善。思所以介紹于同志。因囑錢子季寅節錄專冊。細加校讎。并張小目。釐爲二卷。易其名曰醫學筆塵。夫王氏六科準繩。集明以前醫學之大成。博采廣搜。幾家置一編。讀此將益歎其見高識廣。得未曾有焉。至此書成于萬曆三十年壬寅。準繩成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爲時

僅二載。當是輯準繩時有所發揮而另存者。則更可與準繩相互證云。丙寅八月。上海秦之濟伯未甫記。

鬱岡齋醫學筆塵目錄

卷上

稀痘秘方

寒熱因用

讀本草法

藥誤

痰火

中風

痰

頭痛

補精忌涼

渴由血虛

脾虛補腎

口糜

身重宜補

五積

陰維病

氣疾求腎

小便不利

大便不通

腦病

淋濁

小便黃赤

遺尿

疝有補法

潰瘍

青霞散方

卷下

發熱

脇痛

白淫

治法有五

目瞤

腹痕

口糜用乾薑

陽病見陰脈

相火

天有二火

相火君火

五味補瀉

治肝補脾

麝臍

鬱岡齋醫學筆塵卷上

金壇王宇泰肯堂著

上海秦之濟伯未選輯

稀痘秘方

姑蘇一寺僧賣稀痘藥。服之神驗。王荊石相公許以重利。欲傳其方。峻拒之。後以十金得之于其徒。乃玄參兔絲子二味等分。蜜調服也。公欲廣其澤。見人卽說。後亦罕驗。蓋秘方廣傳則不効。人莫喻其理。紫栢大師嘗問余。余對曰。衆生業力大。製方者之心力幾何。不能專之故也。師擊節嘆賞。

寒熱因用

或問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何謂也。曰寒熱和而爲平氣。寒熱離而

爲病氣。因用則是調劑寒熱也。

讀本草法

同年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爲病而生藥哉。天非爲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治何種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驗其味。察其氣。觀其色。攷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稟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卽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臥者。因厥氣客于五臟六腑。則衛氣獨衛其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

行于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滿。不得入于陰。陰氣虛。故目不
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茁其時。則知其稟一陰
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尙盛。故生必三葉。其
氣薄。爲陽中之陰。故其引衛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蹻之
滿。故飲之而陰陽通。能臥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
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
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効。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
氣味俱陰者。黃栢知母。桂爲引用。爲丸投之。溺出如湧泉。專眊成
流。蓋此病惟是下焦真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
及上中二焦。故爲丸。且服之多也。本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臥。黃

柏知母利小便哉。則據主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鑄舟而求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 藥誤

面浮。肘腫。小便悶澀。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膨。悒悒不快。未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黃柏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滯膈塞。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

✓ 痰火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必死。宜量其輕重。

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懋所謂假對真也。然此症實由腎中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
上炎。桂附火類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及至下焦。熱性始
發。从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自然之理也。然非人參
君之。則不能奏功。

中風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効。已而用二陳四物
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亦竟無一驗
何也。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生血之劑。而泥
于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脈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

而有痰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至于歸地甘
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能愈癰緩。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
則留。多則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脈。雖明載本草。人誰信之。里
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于床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
遇諸塗。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
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卽覺清明。遂日
服之。數月能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云。邪之所湊。
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
是哉。使進順氣疎風之藥。不輟者。墓木拱矣。然此猶拘于成方。不
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使吾爲之。當不止是也。

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

痰

人身無痰。痰者津液所聚也。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夜行于陰。常从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腑。實則行。虛則聚。聚則爲痰。散則還爲津液。氣血初非經絡臟腑之中。別有邪氣穢物。號稱曰痰。以爲身害。必去之而後已者也。余幼而喜唾痰。愈唾愈多。已而戒之。每喉間梗梗不可耐。輒呬白。

湯數口。咯出口中。用舌攪研令碎。因而漱之。百餘次。津液滿口。卽隨鼻中吸氣嚥下。以意送至丹田。默存少頃。咽間清泰矣。如未清。卽再漱再嚥。以化盡爲度。方咯出時。其味甚鹹。漱久則甘。世人乃謂淤濁之物。無澄而復清之理。何其謬哉。吾嘗渡河矣。見舟人掬濁流而入之甕。摻入礬末數分。卽時澄清。此可以悟治痰之法也。故上焦宗氣不足。則痰聚胸膈。喉間梗梗。鼻息喘短。中焦營氣不足。則血液爲痰。或壅脉道。變幻不常。下焦衛氣不足。則勢不悍。痰液隨而滯。四末分肉之間。麻木壅腫。治其本則補之宜。先其標則化之有法。略露端倪。以需穎者之自悟云。如稠而不清。宜用澄之之法。散而不收。宜用攝之之法。下虛上溢。宜用復之之法。上壅

下塞。宜用墜之之法。何謂澄之之法。如白礬有卻水之性。既能澄濁流。豈不足以清痰乎。然猶不可多用。至于杏仁亦能澄清。而濟水之性清勁。能穴地伏流。煮而爲膠。最能引痰下膈。體此用之。所謂澄之之法也。何謂攝之之法。如大腸暴泄脫氣。及小便頻數者。益智仁一味。遂能收功。蓋有安三焦。調諸氣。攝涎唾而固滑脫之妙。故醫方每以治多唾者。專取其辛而能攝。非但溫胃寒而已。所謂攝之之法也。何謂復之之法。腎間真氣不能上升。則水火不交。水火不交。則氣不通而津液不注于腎。敗濁而爲痰。故用八味丸。地黃山藥山茱萸以補腎精。茯苓澤瀉以利水道。肉桂附子以潤腎燥。肉桂附子熱燥之藥。何以能潤。曰。經不云乎。腎惡燥。急食辛

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道。所謂復之之法也。何謂墜之之法。如痰涎聚于咽膈之間。爲嗽爲喘。爲膈爲噎。爲眩爲暈。大便或時悶而不通。宜用養正丹靈砂丹重劑以引而下之。使不相併。所謂墜之之法也。至于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送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行之。濕者燥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薄之却之。開之發之。見于素問至真要大論者。應變不窮。尤爲治痰之要法。在圓機之士。熟察而妙用之。不可一途而取也。若乃虛症有痰。勿理其痰。但治其虛。虛者既復。則氣血健暢。津液通流。何痰之有。今人乃謂補藥能滯氣而生痰。此聾瞶之言。流害無窮矣。丹陽賀魯菴年七十

餘。膈間有痰。不快飲食。初無大害。就醫京口。投以越鞠丸。清氣化痰。丸胸次稍寬。日日吞之。遂不輟口。年餘困頓不堪。僦舟來訪。問脉于余。則大肉已脫。二手脉如游絲。太谿絕不至矣。見余有難色。因曰。吾亦自分必死。但膈間脹滿太甚。大便悶結不通。殊以爲苦。但得稍寬。卽瞑目無憾也。因強余疏方。以至親難辭教。用人參白朮之類。大劑進之。少頃如廁。下積痰升餘。胸膈寬舒。更數日而死。夫二丸乃時師常用之藥。本欲舒鬱。適增其痞。本欲清痰。反速其斃。豈不悖哉。明効若斯。而病家與醫。了無幡然悔悟懲創之色。豈宿業已深。大命垂絕。故天塞其哀。而使之決不可返也耶。不然。何不論于理。而甘就屠戮者之衆也。

頭痛

東垣云。高巔之上。惟風可到。故味之薄者。陰中之陽。自地升天者也。所以頭痛皆用風藥治之。總其大體而言之也。然患痛人。血必不活。而風藥最能燥血。故有愈治而愈甚者。此其要尤在養血。不可不審也。一人寒月往返燕京。感受風寒。遂得頭痛。數月不愈。一切頭風藥。無所不服。厥痛愈甚。肢體羸瘦。扶策踵門。求余方藥。余思此症。明是外邪。緣何解散不効。語不云乎。治風先治血。血活風自滅。本因血虛而風寒入之。今又疎泄不已。烏乎能愈也。又聞之。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故用當歸生血活血。用木通通利關竅。血脉而行。當歸之力。問渠能酒乎。曰能而且多。近爲醫戒之。不敢飲。因